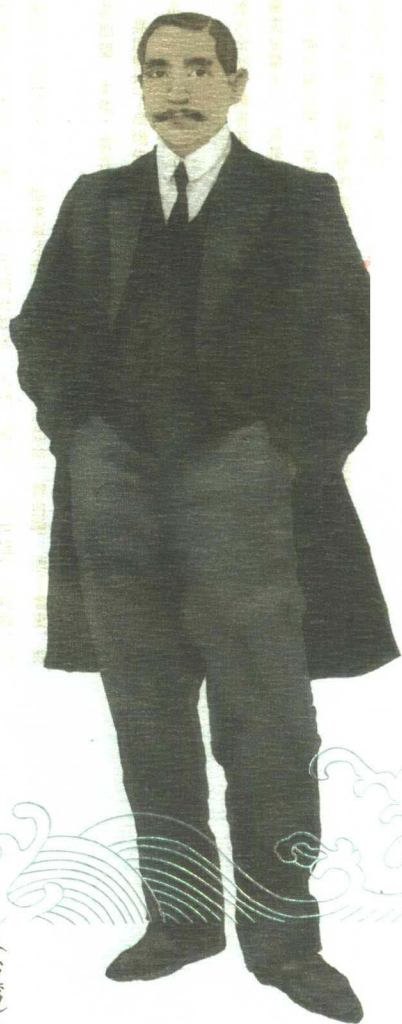


高陽

作·品·集

先行者革命生涯精彩前传 发中国石破天惊第一声

石破天惊孙中山





石破天惊孙中山

(台湾) 高阳◎著

華人文壇這樣評價

對人性的觸動 奇風

而 高陽的作品不僅在

高陽 (1893-1982)

退伍后任臺灣《中華

大陸讀者所熟悉的《孫

代首屈歷史小說家的地位

高陽著述豐富

在華

學著

是

高陽

退伍

大陸讀者所

代首屈歷史小說家的地位

高陽著述豐富

在華

學著

高陽寫出了怨而不怒

冷靜客觀的筆調 為讀者勾繪出一幅絢麗壯闊

了肯定 遠望更是驚人

著名作家 本名許斐 字雁冰

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特約主筆

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

《紅頂商人》、《烽火樓臺》

讀者過目 人們以 有村鎮處有高陽

一則說聯 文章稍命運 詩

切中了精神

部民俗感

史金

約主筆

《紅頂商人》

《烽火樓臺》

來描述高陽作

來描述高陽作

來描述高陽作

版权图字：01-2004-622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破天惊孙中山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57-X

I. 石...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523 号

高阳作品集

石破天惊孙中山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57-X / I · 71

定 价: 25.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骅，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代

序

001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秀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宫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村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更多的是急小功近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01 夕阳下的帝国	001
02 孙逸仙问世	029
03 大清朝的气候	034
04 伦敦风云诡变	062
05 与保皇党的论战	083
06 顶天立地奇男子	098
07 向全世界宣战	106
08 日本刀与大和魂	123
09 廉、梁孤注一掷	135
10 章太炎笔力千钧	149
11 孙逸仙奔走天涯	157
12 革命党铤而走险	185
13 一代奇人涂锡麟	192

14 巨炮飞过镇南关	204
15 再造英雄于越地	210
16 碧血黄花	219
17 舵手沪上为先著	232
18 从上海到江南	238
19 孙逸仙及时归来	248
20 此复神州第一功	257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263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265

01 夕阳下的帝国

花朝将近，春寒犹重，但开封的官绅士民，只要想到去年——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那天的光景，即令是剪刀样的东风，亦觉得温煦可爱。

那天，下南厅祥符上泛决口，自东往西，被泥沙俱下的滚滚黄河，突然横决，两大股咆哮的浊流，如二龙戏珠般，一从西南，一从东南，环城而过；西北首当其冲，城墙堵坍陷了十几处，亏得河南巡抚牛鉴有定见，发动全城百姓，抛砖石成坝，弄了几只大船塞住缺口，昼夜守护，才得保住开封城。

开封城像一只下了锚的船，水与船平，只要稍有反侧缺漏，这只“船”立刻就可以沉入河底。于是驻扎在山东济宁州的东河总督文冲，主张“弃船”——迁移河南省城，牛鉴反对，他这样奏报皇帝：“一月以来，困守危城，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若一闻迁徙，各自逃生，谁与防守？恐迁徙未及，水已灌城，变生俄顷，奸民乘机抢掠，法令不行，情状不堪设想。节交白露，水将渐消，惟有殚竭血诚，坚忍守御，但得料物应手，自可化险为夷。”

此疏一上，皇帝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驰驿到河南勘查，他的意见与牛鉴相同，认为“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因此，文冲被革了职，戴了一面枷被拘禁在堤岸上示众；同时，命王鼎署理他的遗缺，主持堵塞决口——这是出于皇帝最宠信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建议，因为由禁烟而引起的对英战争，皇帝的意向始终摇摆不定，穆彰阿一意主和，碍着主战的王鼎作梗，正好借此调虎离山；并且他还存着陷害王鼎的心，如果治河不成，王鼎必受严谴，甚至以王鼎的性情，堵口不能合龙，他不必等皇帝降旨治罪，就会像过去好些负责任的河官那样，纵身一跃，殉身在滔滔洪流之中，岂非天假其便地去了一根眼中钉？

王鼎知道穆彰阿的用心，但他不愿推诿，兴工以后，亲自在工地监督，倦了就睡在轿子里。经过这样六十多天的艰苦生活，终于收功，黄河复归故道，不但保全了开封，且消除了黄河横决，灌注归德、陈州及安徽亳州、颍城一带，合洪泽湖水，冲断高堰，使淮安、扬州两府，成为汪洋巨浸的威胁。

王鼎对治河并不内行，他能收此大功，得力于一名犯官的协助。

这名犯官叫林则徐。



林则徐字少穆，福州人。道光十八年除夕，奉旨以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同时受命节制广东水师；说得明白些，他是去主持执行禁烟政策。

卖鸦片烟的是英国人。他们以合法或走私的鸦片烟，自雍正年间的每年二百箱，增到道光十八年的三万四千箱，每年从中国刮走几千万两白银；为此，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漏卮宜防，请置重典”，主张禁烟的奏折；皇帝将原奏发交各省督抚议奏，林则徐是响应最热烈的一个，他的复奏中提出“章程六条”，主张严格收缴烟具，勒令戒烟，加重开设烟馆、贩卖烟土、制造烟具者的罪名；责成文武官员劝令亲属及属员戒烟；责成保甲稽查，改进烟犯审问办法。同时附上好几种戒烟的药方。

对于林则徐的陈奏，皇帝颇为嘉许。于是他再次上奏，请加重烟禁，说是大小官员如果视禁烟的命令为具文，“足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警句，使得皇帝悚然动容，特召林则徐到京陛见。

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厉行禁烟，捉住一个烟贩，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处绞，各国洋人拆毁了执行绞刑的木棚，以致与本地人发生冲突，闹成所谓“海口事件”；而在林则徐受命查办时，此一“事件”，实已不了了之。所以他到广州的任务，是在捉拿烟商，在这方面，他有极周到的准备，到广州的第八天，谕令各国洋商，呈缴烟土，并具中英文的“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英国领事义律，以为林则徐跟他所见过的许多清朝官吏，没有什么两样，起先雷厉风行，然后暗中妥协，到头来依然如故，所以只是敷衍面子，缴了一千箱鸦片烟；哪知林则徐的做法十分强硬，封锁各国商馆，捉了一个英国贩烟商人，这一下义律着慌了，缴出所有的烟土，计两万余箱，共重二百三十七万斤。每缴鸦片一箱，赏给免税出口的茶叶五斤，由广东的官商捐办，不费公帑。

此举博得了皇帝的高度赞扬，同时降旨，将这批鸦片烟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在虎门海滩，掘了许多大坑，引海水入坑成为盐卤，投入烟土，上加石灰，自然沸扬糜烂。这样经过二十三天，才销毁净尽。

但是，对于“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义律始终不肯照办。而且率领英商退到澳门，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发出宣言，表示不信任林则徐能够公正温和地处理对英贸易。

情势有恶化的模样，而林则徐是有准备的，他跟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巡视沿海炮台，以虎山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又在海船必经之路的武山前方海道，设下木排、铁链双重防御工事，防务相当稳固。

端午以后的两天，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又发生了“林维喜事件”，一群英国水手因为买酒买不到，与本地人发生冲突，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要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拒绝，于是林则徐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的供应。义律率领英商，退出澳门，住在船上，由于这种漂泊的生活，引起了英商对义律的不满，也有人觉得林则徐的要求不算过分，愿意出具甘结，恢复正常贸易。义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整个计划的个别行动，所以调动兵船，阻止部分英商进入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阻止义律对愿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英商的干涉，因此发生炮战，成为鸦片战争的开始。

关天培一连击退了英军六次，而且九龙炮台还击沉了一艘英国的炮艇。专疏入奏，皇帝的朱批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

于是林则徐积极备战，而英国亦调派舰队东来。广州封港，中英贸易全面断绝，在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朝命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林则徐继任两广总督，并以江苏藩司、蒙古镶黄旗人裕谦升任江苏巡抚。这半年之中，筹办防务，厉行禁烟，气象颇为振作；到了六月初，英国东印度舰队开到，封锁广州，经厦门北进，攻陷了浙江定海。

这一下，皇帝对林则徐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个人是个不坏的皇帝，尤其以节俭出名，皇帝的内衣照例只穿一次，他要洗过好几次才换新的；逢年过节才唱一次戏，内廷升平署的行头从不添制，戏台上像出现了一群叫化子，俭德被被誉为“三代以下第一人”，连汉文帝和宋仁宗都不及他。他对于吏治的要求，十分严格，但不幸地，他的气质跟煤山殉国的明思宗很相近，爱憎之间，转变极快，而且缺乏知人之明，为一班腐化的爱新觉罗贵族所包围，这班人最擅长的本事是粉饰升平，此时看到皇帝的内心畏怯，于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大肆活动；皇帝听信谗言，对林则徐下了一道措辞极严刻的朱谕：

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则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不久英国舰队开到大沽口，直隶总督琦善受了穆彰阿的指使，接受英国使臣义



律带来的英国首相致“中国首相”的函件，义律的全衔是：“第一全权使臣”，向琦善出示英文证件后，他在奏折中这样向皇帝报告：

该洋人呈阅所谓“全权”，其式圆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篆。

因为有这样不知“全权”作何解、以英文为符篆的封疆大臣，便下有诏为英国人“昭雪冤抑”，并密谕琦善“转告英人，允重治林则徐罪，另派钦差赴粤查办”的皇帝。这个钦差就是琦善。而林则徐和邓廷桢则被革了职。

琦善一到广州，便撤除了林则徐和邓廷桢、关天培所设在武山前面的防御工事：密奏开衅原因，由于林则徐收缴鸦片烟，价值每箱茶叶五斤，不及烟价百分之一，态度过于强硬所致。然而，替代林则徐当了两广总督的琦善，原以为偿了烟价，就可了案，身历其境，才知不然，义律向他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琦善不敢答应。英国兵船轰毁了虎门两旁的炮台，琦善吓慌了，在六神无主、只求息事的心情下，与义律谈妥了“穿鼻草约”，割香港、付赔款、开放广州港口，专折奏请批准。这是道光二十年年底的事。

皇帝的批示是：“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夷书请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接着，下诏宣战。琦善则以“擅割香港、危言要挟”的罪名，得到了“革职、锁拿来京、查抄家产”的严谴。

宣战的部署是命御前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同母弟恂郡王允禵四世孙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山，及名为宿将、实已年迈耳聋的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军营，调集川、湘、滇、黔各省兵丁一万余人，剿办“英夷”。广东用兵，照例在江西设兵站，特派前广东巡抚，现任刑部尚书，山西籍的祁埭为两广总督，驻江西办粮台。

浙江方面以署理两江总督，严劾琦善五大罪的裕谦为钦差大臣。主战派一抬头，林则徐又被起用，赏了一个“四品卿衔”，命他到浙江帮办军务。就在他忙着察看镇海新落炮位，加紧布置防务之际，接到了廷寄，革四品卿衔的职，与邓廷桢一起充军伊犁。这是因为广东连战皆北，皇帝愤无可泄，受了穆彰阿的挑拨，迁怒于人的缘故。

充军名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照例是可以在特殊的原因下奏留的，王鼎素来钦佩林则徐，因为他曾在十年前当过河东总督，周知积弊，全力改革，王鼎奏请留他在河南襄办堵塞决口的河工。他不但为王鼎的主要顾问，而且大风雪中，日夜与军工民夫一起操作，始终不懈，在动用六百多万库款，于六十多天以后，竟克全功。

为了祝贺堵口合龙，也为了酬谢林则徐，以及所有出力的人员，河南巡抚衙门张灯结彩，大开筵宴，但河南巡抚鄂容安，只是陪客，主人是王鼎。

辕门外响起鼓乐，巡抚衙门的一名戈什哈，高持名帖，引吭传报：“林大人到！”

于是红顶花翎白须的王鼎，和河东河道总督朱襄、河南巡抚鄂容安，以及陪坐在下的藩司、臬司、开、归、陈、许兵备道，水利粮务道，开封府知府，一起离座迎接。祥符县知县是全省首县，照例办差，所以实际上是这天盛宴真正的主人，抢先一步，赶到大门口去站班。

这位“林大人”不穿官服，青衣小帽，踏着安详的步伐，缓缓入门，一眼望见王鼎迎了出来，赶紧趋前数步，长揖致敬：“中堂！”他谦虚着，“不敢当。”

“少穆！”王鼎执着他的手，掀髯笑道，“半年艰辛，今日才得破颜一乐。稍停，我还有喜讯告诉你。”

于是逐一寒暄，王鼎请他“升炕”——炕床的东首是首座，林少穆不肯，“犯官何能高踞上座？蒙中堂宠召，得陪末座，已是逾分。”他说：“朝廷的体制，不可不顾。”

这话倒也是实情，翎顶辉煌的一二品大员，夹着个青衣小帽的客人，且是首座特客，确是有点不成体统，首县机警，便即建议：“请各位大人都换了便衣吧！衣冠饮宴，似乎也嫌拘束。”

“这话说得是！”王鼎欣然赞许，“我们照办吧！”

各人的亲随都带着衣包，于是纷纷更衣，重新逊让，林少穆却不过王鼎的坚持，到底升炕坐了首座。

“中堂，”巡抚鄂容安含笑说道：“把那个喜讯，奉告少穆先生吧？”

“好，好！”王鼎转过脸来，“少穆，这一次河工，你策划周详，辛劳备至，厥功最伟，我特地专折入奏，请皇上加恩。前几天旨意到了，指定‘合龙之日开读’，自然是给你的恩典。伊犁之行，一定可免，开复原官，亦在意中。我先预贺了。”

“不敢！”林则徐起身致谢：“都是中堂的栽培！”

“哪里的话，你帮了我这么一个忙，我不知何以为谢。何敢贪天之功，说是我尽了什么力！”王鼎看着左右说：“我们先宣旨，后入席，今天要痛痛快快一醉！”

听这一说，便有人抬过来一张香案，大家一齐起身，跪在香案前面；只有王鼎站在香案之后，从戈什哈手里接过密封的廷寄，端然肃立，然后用指甲挑开封口，抽出谕旨先看一遍。



这一看，王鼎神色大变，目瞪口呆；突然间顿一顿脚，挤一挤眼睛，拿起袖子抹掉两滴老泪，颤声念道：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林则徐于祥符塞决工竣之日，着仍遵照前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钦此！”

等读完，王鼎已是涕泗滂沱，摇摇欲倒。自巡抚以次的司道，无不惊愕失色；而林则徐却依然从容，望阙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疾赶到在喘息拭泪的王鼎面前，安慰他说：“中堂不必为我难过。能行万里路，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王鼎只是摇头不语，鄂容安便说：“少穆先生功在河南，我忝为河南的地方官，崇功报德，绝难坐视。朝廷原有赎罪的功令，我们大家捐廉，请中堂领衔出奏，为少穆先生缴罚锾，免去此行。”

“对，对！”朱襄紧接着附议，“我们拟个章程出来，集腋成裘，容易得很。”

“多谢诸公盛意。雷霆雨露，皆出皇恩，我不敢也不愿逃罪。心领了！”说着，林则徐长揖致谢。

于是庆功的欢宴，变成伤别的苦酒，草草离筵、匆匆整装，林则徐当天就恢复了远戍的行程。七十五岁的王鼎，在这两个多月中为风雪所欺凌，体力大亏；加上这一番刺激，身心交疲，一下子病倒了。

皇帝为酬谢他的辛劳，将他的“官衔”由太子太保晋为太子太师；又下诏，嘱他安心养病，缓程进京，等到身体复原，再销假办事。然而这些“恩典”，并不能安慰王鼎，尤其是回京以后，听人谈起林则徐有功而不能赎罪，完全是穆彰阿妒贤的奸恶用心使然，他看出皇帝色厉而内荏，一意在作辱国求和的打算，如果林则徐因为河工出力，得以免除遣戍的罪名，当然官复原职，仍以四品卿衔，发往浙江帮办军务，而有林则徐在，求和便不可能，仿佛南宋那样，有岳飞在，与金人谈和便不可能！

“你就是秦桧！你就是严嵩！”回到军机的第一天，王鼎便指着穆彰阿骂，“妨贤害能，你是大清朝的罪人。”

穆彰阿的涵养工夫到了家，笑着避了开去。

“我上了折子荐林少穆。如今只有重用此人，为激励忠义之功，国事才有可为。”王鼎对在军机处的地位，次于穆彰阿而高于自己的潘世恩说：“芝翁，回头召见，你得帮着我说话。”

潘世恩号芝轩，秉持苏州人柔弱恭顺的性格，虽知王鼎是正论，却不愿得罪穆彰阿，所以支支吾吾地敷衍着。

等到军机大臣循例全班进见时，皇帝首先慰问王鼎：他磕头谢了恩，接着便说：“臣夙蒙天恩，位极人臣，今年七十有五，应该说是虽死无憾；但国事如此，臣实在死不瞑目。”

“我知道你忠君爱国。”皇帝戚然说道：“夷人这样子肆无忌惮，真正可恨。总要靠你们群策群力、和衷共济，才能转危为安。”

“圣论极是！”王鼎提高了声音说：“只是金壬在位，正人被斥，臣实不知如何始于国事有济？”

“金壬在位？”皇帝很注意地问：“谁是奸邪小人？你不妨指名参奏。”

“穆彰阿！”

皇帝一愣，脸色便不好看了。而穆彰阿却能声色不动，保持沉默，与王鼎的横眉怒目，成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

“穆彰阿欺罔皇上，把持政事；凡所作为，令天下寒心。即如林则徐，臣奏留襄办河工，实心任事，艰苦备尝，将功原可折罪，而穆彰阿奏请仍照前旨遣戍。河南大小官员，听说此事，无不灰心。穆彰阿身为首辅，匡赞纶扉，有安天下之责，像这样的做法，足使人心涣散，天下解体。真秦桧、严嵩之不如！”

“王鼎！”皇帝苦笑着说：“你早酒喝得多了，醉了！”接着便命太监，将王鼎硬扶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王鼎决心犯颜直谏，他认为林则徐并无丧师辱国之罪，不该夺职充军；尤其是以四品卿衔、发往浙江效力，筹划防务，十分用心，无缘无故地再次革职，完全是穆彰阿一个人捣鬼。

“这不关穆彰阿的事，”皇帝答道：“林则徐在广东处置不善，禁烟不曾禁绝，惹起意外纠纷，以致搞成今天的局面，误国之罪难逃，岂可不加惩罚？”

“人才可惜。如琦善——”

“琦善，”皇帝抢着说道：“辜恩溺职，我已经治了他的罪。”

“也不尽是琦善一个。”王鼎又说：“扬威将军奕经，在浙东连战皆北，浙江钦差伊里布观望迁延，畏怯不前，已蒙皇上交部议处，可是杭州将军耆英到京，首先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张禧——”

“这，”皇诧异地问：“这是为什么？”

“伊里布前在浙江时，令家人张禧暂戴六品顶戴，携带牛羊，到英国兵船上去犒师。英国人回送伊里布呢绒等物，互通款曲。耆英到京，首先寻访张禧，其意何居，不问可知。”王鼎越说越愤慨，指着穆彰阿说：“这都是受了穆彰阿的指使，未



曾出师，先作求和的打算，所以要把张禧贮存在夹袋之中；耆英是宗室，蒙皇上特简为杭州将军，专一方之阃寄，而竟倚恃一名家人，办理英人的交涉，成何体统？”

“有这事吗？”皇帝问穆彰阿。

“传闻之言，不可尽信——”

“如何不可信，你找耆英来对质。”

一个言语从容，一个盛气凌人，皇帝开始对王鼎不满，“你让穆彰阿说完！”他放下脸来，语气近乎呵斥。

“如今对英夷的处置，宜乎刚柔相济。而且，用兵之道，变化不一，耆英到浙江，自当遵照圣谕，相机进剿，以张天威。只是英夷兵力不可轻视，如果兵炮未集，不宜仗仗，则应有缓兵之计可施。耆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果有其事，必是这样的用心。”

“嗯，嗯！”耳朵极软的皇帝，对穆彰阿的话，觉得相当动听。

“臣愚昧，”穆彰阿接着又说：“耆英尚应假以事权，以专责成，臣请授耆英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省城防守。伊里布对英夷的内情，较为熟悉，可否请皇上赐以顶戴，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以收刚柔相济之效，伏乞圣裁。”

“好！你写个‘奏片’来！”

“穆彰阿的话，完全不对！”王鼎抗声说道：“臣有愚见！”

“你不必说了！王鼎，”皇帝不悦，离了御座，“你的成见太深。”

“臣不敢。臣是一片赤忱。”王鼎去拉龙袍，皇帝使劲一夺，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下，把王鼎气得说不出话。他认为耆英、伊里布畏葸无用，穆彰阿却偏偏保荐这两个人，而皇帝居然言听计从！偏听不明，一至于此，看来非有激切的奏谏，不能挽回天意。

军机处的规制，军机大臣黎明入宫，约在辰时进见，除非事先请假，从没有不到军机处的道理，即令临时有急病，亦必遣人通知；而这天，平时入值最早的王鼎，等穆彰阿、潘世恩、祁寯藻、赛尚阿、何汝霖这五个军机大臣都到了，还不见踪影，也没有派人来说明原因，这事就可怪了。

有个满洲话称为“达拉密”的军机章京领班，名叫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是穆彰阿的心腹，一看事有蹊跷，便悄悄跟他属下的军机章京说：“我到王中堂那里去看一看。如果上头问到：王某人怎么不上朝？就说他身子不爽，请假。”